吴语莒江话促音音节的初步声学分析 A Preliminary Acoustic Study on Checked Syllables in Jujiang Wu

何友珏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heyoujue@stu.pku.edu.cn

莒江话概况

莒江话具体分布在东北部的莒江、新浦、包垟、连云、翁山、百丈、峰门、筱村(部分)、洪口(部分)和横坑(部分)等乡镇。使用人口约5万人

《泰顺县志》 (1998)

实际上,部分莒江话母语者还因为当地修建珊溪水库而移居别处,因此当地的母语使用者不足五万。

莒江话所处的语言环境较为复杂, 东部与吴语 处衢片方言相接, 北部东部与吴语瓯江片方言, 南部则与蛮讲(一种闽东方言) 相接。

目前对于莒江话研究仅有《泰顺县志》中的描写,以及秋谷裕幸(2004)的《浙江泰顺县新山方言的音韵特点及其归属》



莒江话的音系(辅音)

p帮盘	p ^h 派	b簿步白缚	m门万自	f分婚	v饭万文换湾
t到同	t ^h 太	d稻大夺	n用di		1路篮
ts增真争荼	th仓插拆	dz栈阵		s苏生槽柴	z罪寨
tc精经蒸壮坳	tch秋丘唱疮	dz共箸	η年严软	c休书齐船	z就谢舌十
kエ	kh开去	g渠他厚	ŋ硬	h好虎斧风	

莒江话的音系(元音)

- 单元音: ງ,i,ji,u,y,υ,α,a,e,o
- 双元音: ia, ua, ai,uai,aw,aw,ew,yo,iw
- 三合元音: uai,iau
- 鼻音韵尾: aŋ,iaŋ,uaŋ,eŋ,ieŋ,ʌwɪŋ,iʌwɪŋ
- 鼻化元音: ã, iã ,uã,ãi,uãi,œ,yœ ,ē,iē,uē,õ,yō,
- 其他促音尾元音: i?, a?, ak, e?, ek, ia?, iak, ua?, uak, ai?,uai?, yo?, œ?, yœ?, iek, ʌwk, iʌwk, ə?
- 自成音节: m, n, ŋ

莒江话的音系(声调)

- 阴平523 阳平412
- 阴上55 阳上33
- 阴去435 阳去214
- 阴入5 阳入13

本研究所调查的音系

- •发音合作人:54岁,男性。
- 方言点: 南浦溪镇(2016增设, 合并原新浦等乡)
- 辅音相同
- 元音:

 a(?,k), ia(?,k), ua(?,k)本文按照分立为a?, ak/ia?, iak/ua?, uak

 ji已并入〕

 未调查到ə?

 未调查到ŋ

• 声调:

古全清平声字存在44(花)和523(西)两种读法,尚未找到读音条件古全清上声字为高升调较为稳定(秋谷记作55,但认为不稳定)古全清去声字存在35的读法古全清平声字读44,古全清上声字为高升调和瓯江片方言非常类似

莒江话的特殊之处

- 莒江话如果根据塞音三分的特点可以归入吴语。
- 古入声韵在现代吴语的分化有两种: 喉塞尾或者舒化独立成调
- 莒江话: 古入声韵有?和k两种塞音韵尾。
- 与之邻近的处衢片和蛮讲都只有?尾,而瓯江片则是舒化独立成调。

• *入声(韵),阴阳入,促音音节(checked syllable)在语言事实上相近,但内涵完全不同。本文着眼于共时的语音学研究,故此用促音音节指涉来源于古入声的带塞音尾的音节。

研究问题

• 莒江话促音音节的语音面貌是怎么样的?

促音音节是如何同非促音音节区分的? ?和k是如何在语音上区分的?

• 莒江话的促音音节是否发生了变化? 或者说存在变异

研究意义

- 莒江话的促音音节的语音面貌,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音演变的细节。
- 尤其是对于瓯江片入声韵的演化路径。

实验信息

- 发音合作人:5男5女,从小在本地长大,无听力说话障碍和智力 障碍。年龄在43—56岁之间。
- 字表: 共60个元音,每个目标元音都有三个对应目标单字,每个字放在负载句中,重复5遍。录音字表经过伪随机处理。
- 负载句: no dəui? ____ pa? piā 我读___8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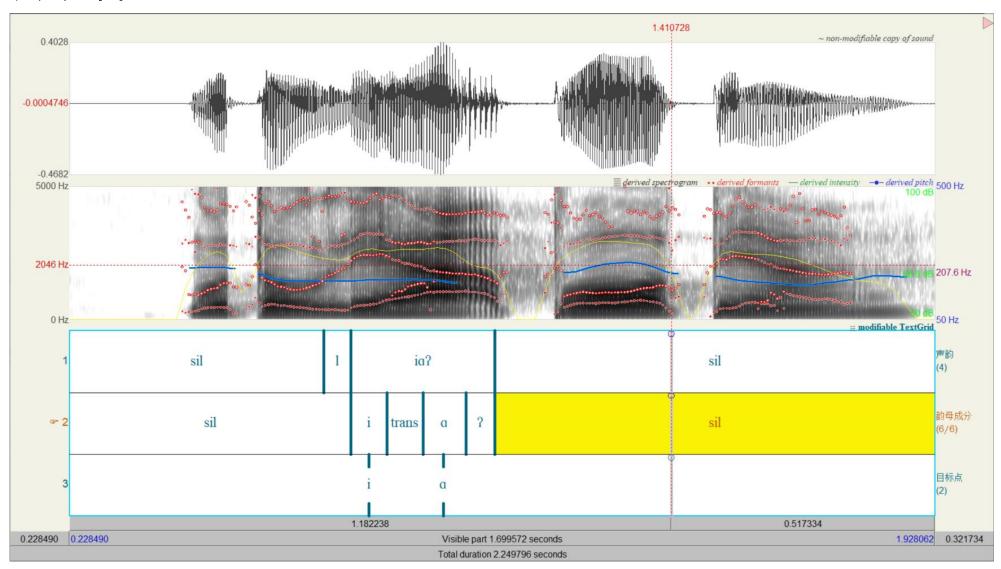
实验设备

- 联想笔记本,铁三角外置声卡,麦克风shure58
- 使用熊子瑜编写的xRecorder录制,采样频率为22050Hz,单声道。
- 录音均在安静的室内环境录制。

数据处理







数据分析

- 2女1男
- 元音稳定段中点
- 元音段均匀地取30点
- 主要分析共振峰结构(F1和F2)
- 音长
- 共振峰的时域比较采用GAMs回归模型
- 语音数据提取: Praat (2022), 脚本: 张明辉、冉启斌、赵彤
- 数据处理分析: R (2002) , GAMs模型采用mgcv包 (Wood, 2017)

广义加性模型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s (GAMs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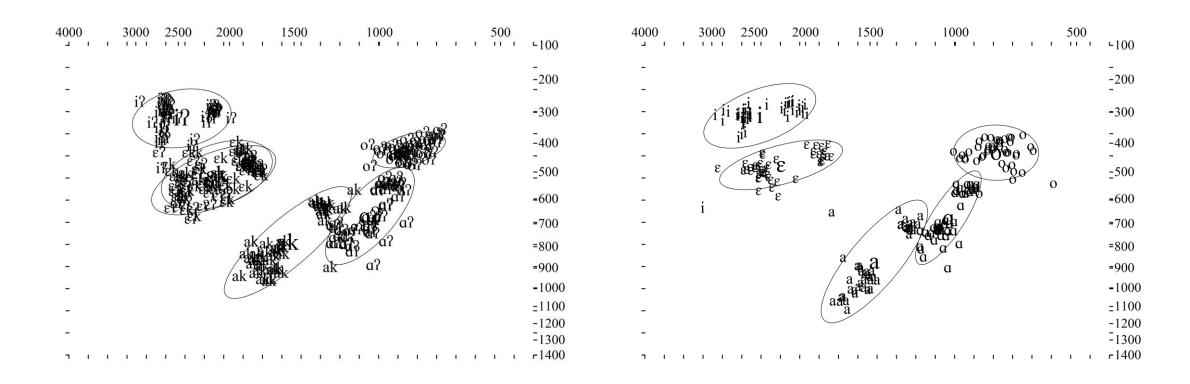
- 非线性模型
- 多元线性回归

$$\mathbf{Y}_{n \times m} = X_{n \times p} B_{p \times m} + \boldsymbol{\epsilon}_{n \times m}$$
$$= [X \beta_{(1)}, \cdots, X \beta_{(m)}] + [\boldsymbol{\epsilon}_{(1)}, \boldsymbol{\epsilon}_{(2)}, \cdots, \boldsymbol{\epsilon}_{(m)}]$$

• 广义加性模型

$$g(\mu_Y) = \beta_0 + f_1(X_1) + f_2(X_2) + \dots + f_n(X_n)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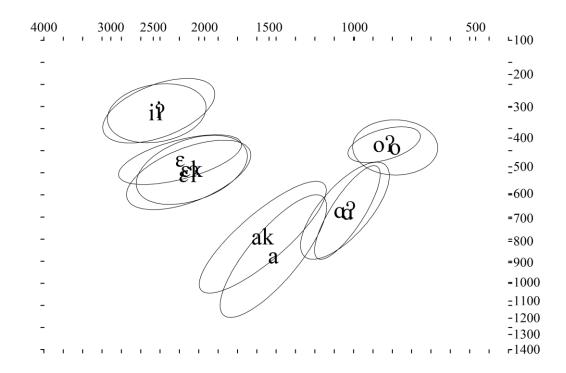
• 在时域变化上的数据更加适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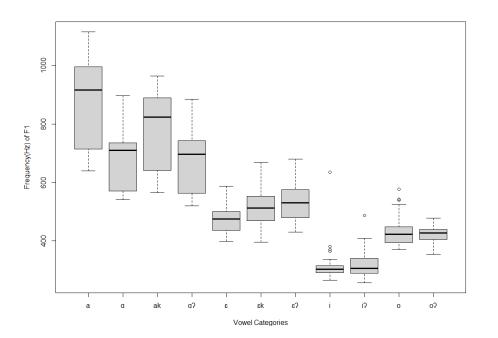
左: 促音音节右: 非促音元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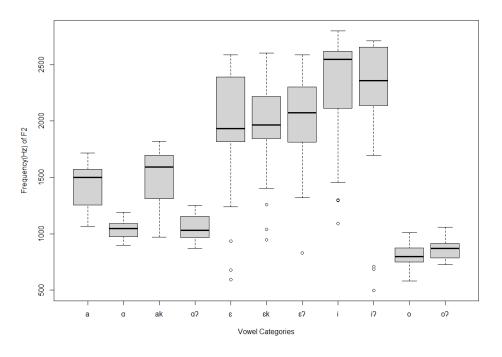
直观的来看,所有声学元音椭圆都有较大重叠。

a(k),ε(ʔ,k)有一定的差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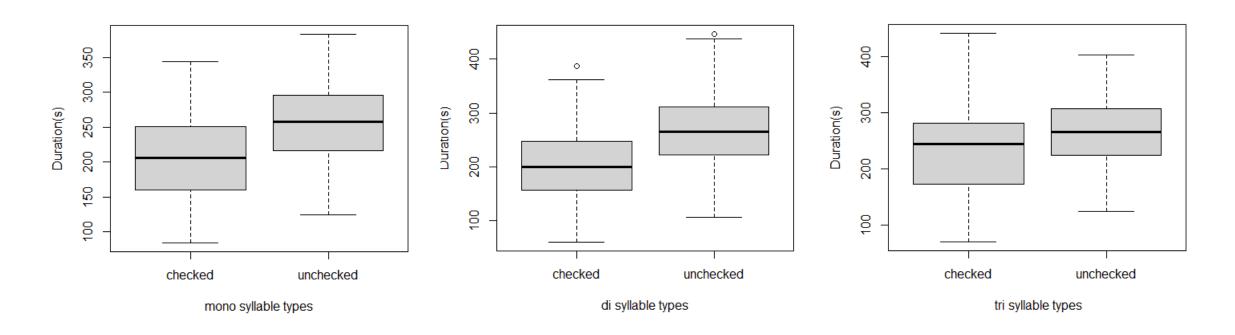


莒江话的单元音和其对应的促化元音的共振峰结构较为相似,不过不同元音之间存在一定的的统计学差异。Dunnett's事后检验显示[a ak]、[ɑ ɑʔ]、[i iʔ]、[ɛ ɛk]、[o oʔ]的F1和F2共振峰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(p>0.05),[ɛ ɛʔ]的F1之间存在显著差异(p<0.05)但F2不存在显著差异(p>0.05)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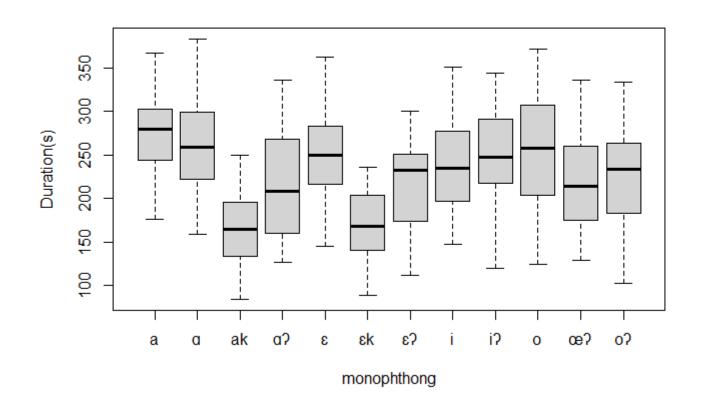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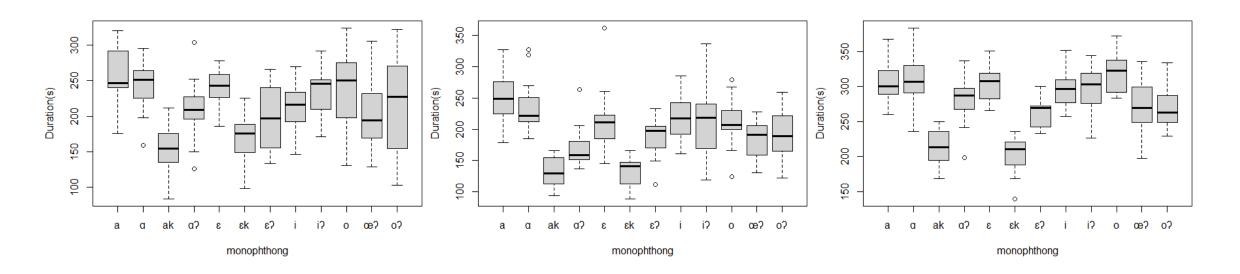
莒江话元音和促化元音的时长存在显著差异。单元音的平均时长为257ms,促化元音为209ms,两者具有显著差异(Kruskal-Wallis(KW)检验显示p<0.05);双元音的平均时长为267ms,促化元音为201ms,两者具有显著差异(KW检验显示p<0.05);三合元音的平均时长为266ms,促化元音时长为229,两者具有显著差异(KW检验显示p<0.05)。



左: 单元音 中: 双元音 右: 三合元音 和其对应促音音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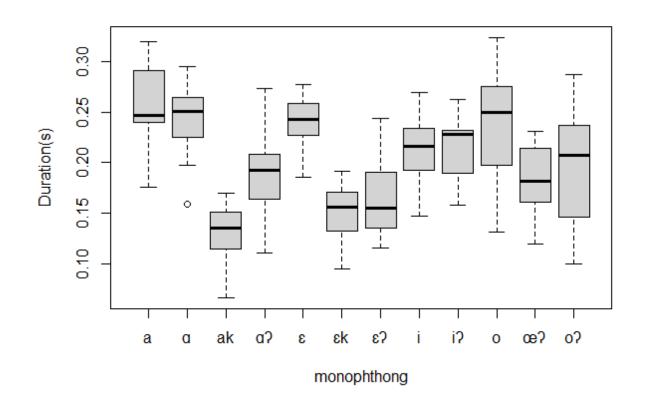
• 单元音与相应促化元音进行比较,可以看促化元音的时长基本比单元音要短。其中k韵尾的促化元音最为明显 (ak平均时长为167ms, εk为167ms), ?的促化元音则要长一些 (ε?为216ms, œ?为220ms, o?为226ms)。i?最为特殊,与单元音i相比没有明显差异,平均时长还略高8ms。Dunnett's事后检验显示除[i i?]外(p=0.306),其他单元音和促化元音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(p<0.05)。





左: F1 中: F5 右: M3

F1, F5没有差别o和o?, p>0.0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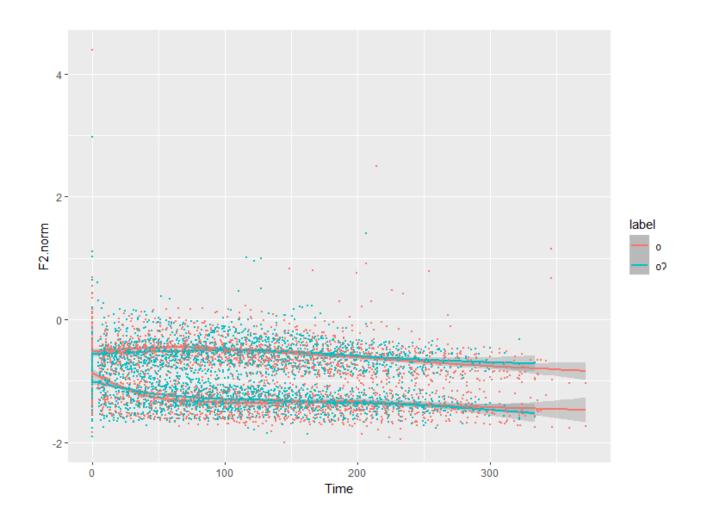
F1 o和o?, p<0.05

小结

- 莒江话的促音音节和相应的单元音在共振峰结构上非常相似,但在时长上大致都存在较大差异。
- 因此时长是区分促音音节和相应单元音的重要声学线索。
- 如果从共振峰的动态性上来看,促音音节和相应单元音的声学表现又是怎样的呢?

时长上o要明显长于o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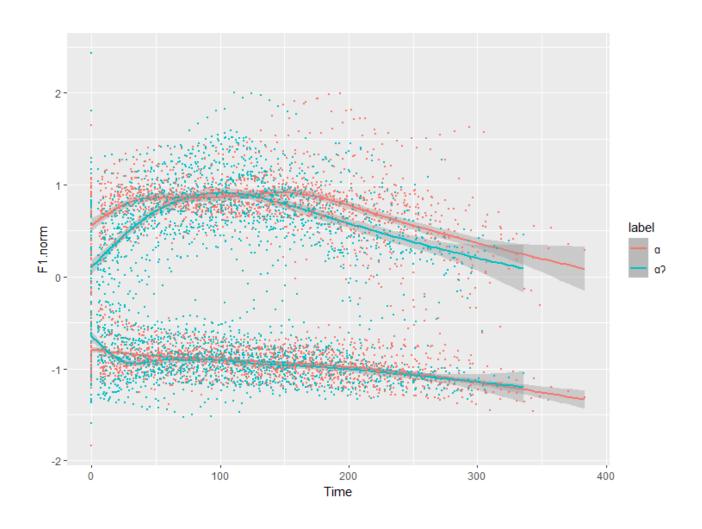
o和o?共振峰拟合平滑曲线(以下简称共振峰)与之前的终点数据较为符合。



时长上要a明显长于a?

a和a?的F1轨迹较为贴合,F2在后半段近乎平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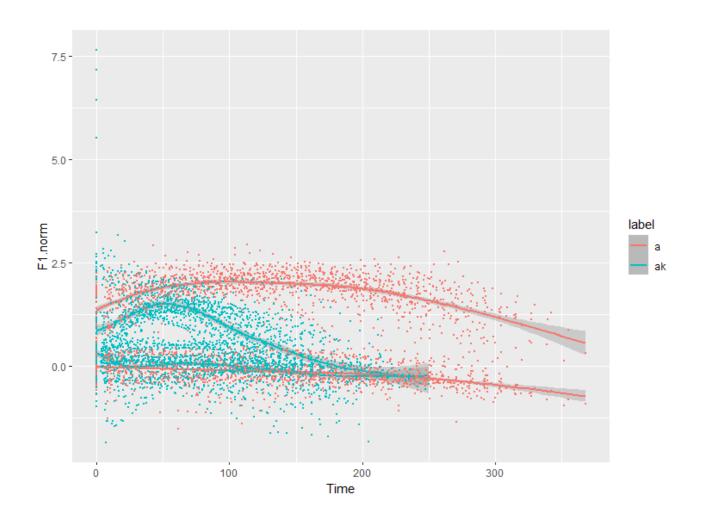
F2的最高值相似,但a?更早下降,可以说两者的F2的变化模式是相似的,但是a?更早下降



a的时长要远远短于ak

a和ak的F1轨迹较为贴合,F2轨迹相差很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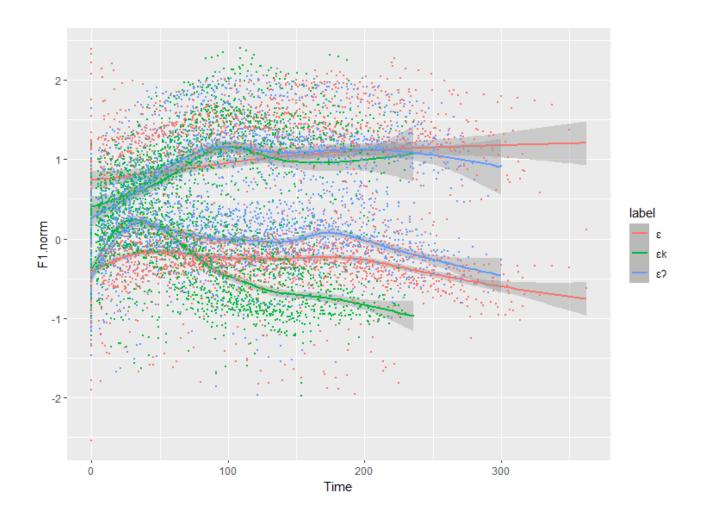
a的F2始终大于ak。ak的共振峰可能收到k 尾的协同发音影响而降低。



时长上: ε>ε?>εk, 且差距非常明显

 ϵ ?、 ϵ k的共振峰(F1 F2)的最高值都高于 ϵ 。可以说 ϵ ?、 ϵ k的发音比更高更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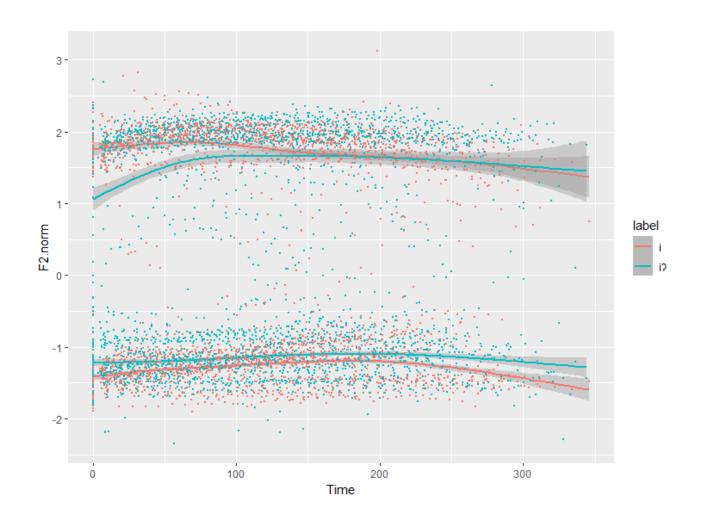
ε?、εk的共振峰最高值相近,尤其是F2轨迹也相似。但是F1相差巨大,εk在达到目标后迅速下降。这是k尾协同发音的重要标志。



i和i?在时长上十分接近

共振峰模式也十分接近,F1从拟合曲线上看i始终低于i?。也就是i的发音更高。F2则是在其实段有些许差异,单后半段基本重合。

因此有必要对i和i?做进一步的分析。这里 我们采用GAM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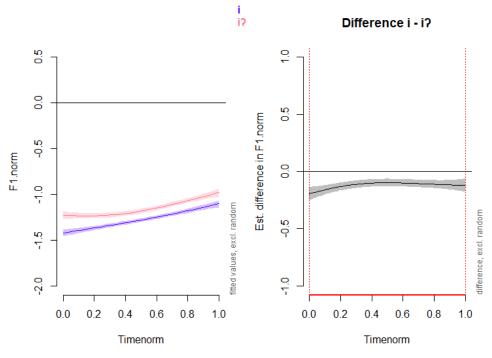
- 简单线性回归
- m2 <- bam(F1.norm ~ label, data=icheck,method = "ML")

```
Formula:
F1.norm ~ label
Parametric coefficients:
          Estimate Std. Error t value Pr(>|t|)
labeli?
          Signif. codes: 0 '***' 0.001 '**' 0.01 '*' 0.05 '.' 0.1 ' '1
R-sq.(adj) = 0.0375 Deviance explained = 3.79%
-ML = 629.54 Scale est. = 0.093405 n = 2700
> gam.check(m2)
Method: ML Optimizer: outer newton
full convergence after 6 iterations.
Gradient range [-4.173608e-06,-4.173608e-06]
(score 629.5442 & scale 0.09340532).
Hessian positive definite, eigenvalue range [1350,1350].
Model rank = 2 / 2
```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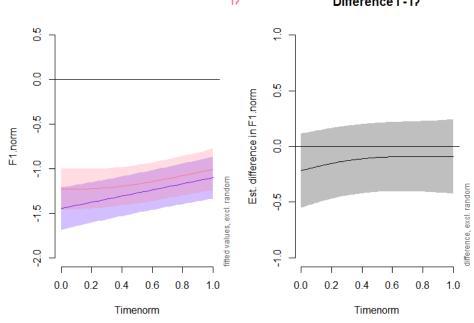
非线性模型

 $m2 <- bam(F1.norm \sim label + s(Timenorm, by=label, bs="tp", k=10), data=icheck,method = "ML")$

• Deviance explained = 12.1%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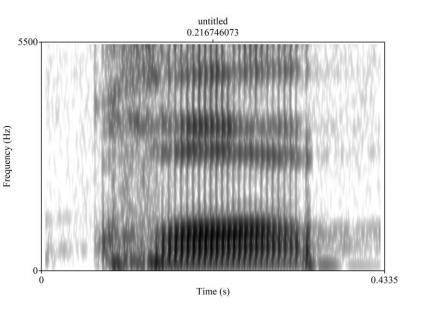
- 加入随机效应
- m2 <- bam(F1.norm ~ label + s(Timenorm, by=label) + s(Timenorm,Speaker,by = label,bs="fs",m=1), data=icheck,method = "ML")
- Deviance explained = 54.4%
- Difference is not significant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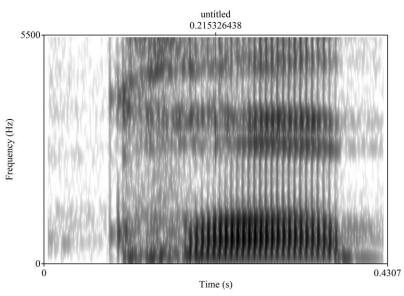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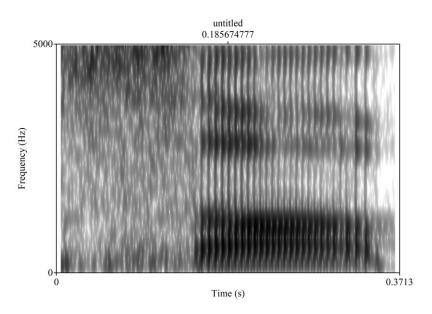
总结

- 莒江话的促音音节在共振峰结构上与对应的单元音都较为接近, 但是时长差异显著。
- 莒江话的?和k在声学表现上存在较大差异, ?类音节要长于k类。 且k为有更强势的协同发音作用。
- 莒江话中的i和i?,在共振峰结构和时长上都十分相似。 i?很有可能是最先舒化的音节,并且引领性发展出舒化入声调或者并入其他相似调类。
- 入声舒化并不是一个起头并进的过程,而是具有不平衡性的。

入声表现







不足与讨论

- 入声韵的声学表现是多个声学参数共同作用的,本文缺少对于声调的比较是严重的缺陷。
- 以往的研究将音质(元音共振峰结构),音高(声调),音长最为考察入声韵的主要参数,这些都是可能造成其与对应舒声韵区别的重要因素。(宋益丹 2009,大西博子2018,2020,2022、吴波2018、唐志强&李善鹏 2018)。近年来如Gao&Kuang(2022)、Chai & Ye(2022)对汉语方言的喉塞尾进行了研究,都注意到了发声态对于入声韵声学表现的贡献。
- 发声态对于入声音节的感知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。

参考文献

- 泰顺县志.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[M]. 1998.
- 秋谷裕幸. 浙江泰顺县新山方言的音韵特点及其归属[C]. //第三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. 2003:62-73.
- 陈静静. 泰顺蛮讲语音研究 (硕士论文)[D]. 温州大学. 2013.
- 大西博子. 江苏通州方言入声調的演化方式 [A].汉语方言研究的多維多维视角: 游汝杰教授八秩寿庆论文.2022:248-263
- 冯法强. 中古入声在方言中的舒化研究[D]. 上海: 上海师范大学, 2011.
- 宋益丹. 南京方言中的入声喉塞尾实验研究[J].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, 2009(2).
- 唐志强,李善鹏.扬州方言入声区别性特征的感知研究[J].方言, 2018, 40(4):10.DOI:CNKI:SUN:FYZA.0.2018-04-003.
- 徐越,朱晓农,喉塞尾入声是怎么舒化的——孝丰个案研究[J].中国语文,2011(3).
- 吴波. 汉语促化元音的声学分析[J]. 声学学报, 2018, 43(3): 410-416.
- 朱晓农, 焦磊, 严至诚, 洪英. 入声演化三途[J]. 中国语文, 2008(4).
- GAO X, KUANG J. Phonation Variation as a Function of Checked Syllables and Prosodic Boundaries[J]. Languages, 2022, 7(3): 171.
- CHAI Y, YE S. Checked Syllables, Checked Tones, and Tone Sandhi in Xiapu Min[J]. Languages, 2022, 7(1): 47.

致谢

• 本文先后受到"汉语方言研究的实验语音学理论与方法研究(15BYY073)"和"中华民族语言文字接触交融研究(22&ZD213)"项目资助,特此感谢。

• 请大家批评指正!